

燦爛的開始——先秦文學



第一章

所謂先秦，是指秦始皇（公元前 259—公元前 210）統一中國以前。一般中國文學史所言的先秦，大抵都是指春秋中後期到戰國時代的數百年，這時候其實還是周朝。周天子仍在，只是大權旁落於諸侯，優秀的文學作品，都在各諸侯封國後出現。如果不斷向上推溯，神話傳說、口頭民歌、甲骨卜辭等都應該計算在內。先秦文學以詩歌和散文為主。詩歌是《詩經》和《楚辭》，散文則分說理和史傳兩大類別，各有傑出成就。

中國文學的開始，以《詩經》和《楚辭》為起點，戲劇在先秦時代無甚可述，文學意義上的小說作品，在先秦時代也沒有，只有散文中一些首尾完整和富吸引力的故事。不過在這時候，神話傳說卻出現了兩部重要的作品：《山海經》和《穆天子傳》。《穆天子傳》一書，於晉武帝司馬炎（236—290）時代出土，被視作神話，但對古代史研究很有價值，也標誌着中國小說脫胎於史書的特點。至於《山海經》，則在司馬遷（公元前 145？—公元前 87？）《史記》始見此書名字，作者是誰，至今並無定論。

在此之前，流傳不少神話，有很強的文學性，也反映中國文化的某些特點。粗略而言，神話在中國文學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，除了反映初民與大自然的相處和豐富的想像力之外，後世不少文學作品的題材和典故，都從神話直接繼承吸取；對自然事物形象化的敘事形式，亦影響了中國文學的發展。



中國儒家思想強調「不語怪力亂神」，所以神話的流傳不多，也缺乏系統的整理。這也是讀中國文學要認識的一點，就是強調文學作品的現實作用。清代顧炎武（1613—1682）在《日知錄》卷十九說：「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，曰明道也，紀政事也，察民隱也，樂道人之善也。若此者，有益於天下，有益於將來。多一篇，多一篇之益矣。」這種實用主義影響了中國文學數千年，也令神話在後來沒有很大的發展，更加缺乏系統性的整理和研究，與西方文學比較，兩者在此方面大相逕庭。

韻文

《詩經》

《詩經》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。中國被稱為「詩的國度」，數千年的文學史，詩歌一直是每一個朝代的主要文體，也絕少中國文學史上的作家不寫詩，即使是所謂以戲曲小說為「一代之文學」的元明清時代，優秀文人如湯顯祖等，最主要的創作體裁仍是詩文，只是他們的傳世作品中，藝術成就較高的是小說和戲曲而已。

《詩經》由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，共收詩歌 305 篇，包括十五「國風」，共 160 篇；「雅」分大、小雅，共 105 篇；「頌」分周、魯、商，共 40 篇，所以概括而言，就有所謂

「詩三百」的說法。詩經作品分為風、雅、頌，主要是從音樂來分。十五國風，就是各國不同的聲調，富有地方色彩；雅是「正」的意思，是王朝直接統治地區的音樂；頌則有形容的意思，是用於宗廟祭祀的樂歌。句式上，《詩經》以四言為主，間中有五言和雜言。

《詩經》開啟中國文學的數千年大道，影響甚大，其中留下來的「飢者歌其食，勞者歌其事」的抒情傳統，就一直影響中國文學數千年來的發展。舉一節典型的作品為例子：

碩鼠碩鼠，無食我黍！三歲貫女，莫我肯顧。逝將去女，適彼樂土。樂土樂土，爰得我所。

（《魏風·碩鼠》）

這首詩以碩鼠（大老鼠）為比喻，諷刺、批判官吏殘民以自肥。當中的四字句、「疊句」和比喻的運用，是《詩經》作品常見的藝術特點，對當政者的諷刺更是《詩經》作品的常見主題。數百首《詩經》作品中，留下佳句甚多，今天仍廣為流傳，甚至融入日常用語之中，例如：

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 （《周南·關雎》）

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。 （《邶風·擊鼓》）

知我者謂我心憂，不知我者謂我何求。

（《王風·黍離》）



蒹葭蒼蒼，白露為霜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。

溯洄從之，道阻且長。溯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央。

（《秦風·蒹葭》）

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。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。

（《小雅·采薇》）

這些佳句名篇，是中國詩歌的第一批藝術傑作，對中國文學和文化都影響深遠，甚具意義和價值。談《詩經》，先要知道「六義」，就是「風雅頌賦比興」。上文說了「風雅頌」，而「賦比興」則是詩經的作法和技巧。由漢代經學家鄭玄（127-200）開始，就有人不斷為「賦比興」下註腳，今天較多人接受的是朱熹（1130-1200）在《詩集傳》的說法：

賦者，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；比者，以彼物比此物也；興者，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。

簡單說，「賦」是陳述鋪敘；「比」是比喻；「興」是借助其他事物以引起作品主題，這種說法基本上成為後世的主流。《詩經》作為開中國文學之先的詩歌作品集，對後世文學的影響主要有三方面：一是它本身留下了很多優美的詩句和意境，是中國文學作品的重要遺產；二是建立了「溫柔敦厚」的詩教傳統；三是中國很多詩詞傳統，從形式到內容思

想，都可以上溯到詩經的詩句。

有些人，例如游國恩（1899－1978）編的《中國文學史》，曾批評「雅詩」和「頌詩」造就了廟堂文學和宮廷文學，以歌頌和稱讚為主要內容和目的，這看法有些偏狹。反過來看，《詩經》之重要，正是它在多方面影響了中國文學發展的路向。文學，即或其他藝術也一樣，要營造多元開放的局面，才可造就偉大作品的出現，中國文學之有宮廷文學，本來就平常，何況當中珠玉與糟粕並存，只要讀者分得出優劣，文學發展的過程中，自會選擇，問題不大。後世儒學當道，將《詩經》作經學處理，令其成為儒家思想的註腳，重視實用性的考慮，文學性質被輕視了，才出現偏離了藝術本身去評價。這一點是後世，以至今日讀《詩經》時，最要弄清的一點。

屈原與《楚辭》

屈原（公元前 340？－公元前 278）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留下具體名字的作家，《詩經》以風格思想、反映民心為主，像一個時期的共同產物，一種集體的文學成就，當中大部分並不突出個人，所以絕大部分作品沒有作者名字；《楚辭》則剛好相反，屈原幾乎就佔去大半的《楚辭》成分，屈原這個體，代表着《楚辭》的最高成就，也代表着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個人創作，在先秦時期已經相當值得重視。



欣賞屈原的作品，要先認識屈原的生平。屈原，名平。根據《離騷》自敘，應生於公元前 343 年。曾得楚懷王（公元前 355？－公元前 296）所信任，後來被讒去職，更被放逐於漢北（今湖北省境內）。懷王後來召回屈原使齊。懷王欲入秦，屈原諫懷王勿行，懷王不聽，終死於秦。頃襄王（生卒不詳）又將屈原放逐於江南。屈原在江南飄泊多年，最後北行，投長沙汨羅江而死，大約活了六十五歲。

「楚辭」一語，來自東漢時期王逸（生卒不詳）所編《楚辭章句》一書，除了屈原，書中還收錄了宋玉（公元前 298－公元前 222？）、賈誼（公元前 200－公元前 168）等人仿效屈原而寫成的作品。這些人的文學成就都很高，不過對後世文學影響最深遠的仍是屈原。至於《楚辭》，北宋黃伯思（1079－1118）在《翼騷序》的一段話最能概括道出其特色：「屈、宋諸騷，皆書楚語，作楚聲，紀楚地，名楚物，故謂之楚辭。」

屈原最重要的作品是《離騷》，全詩共 370 多句，2400 多字，是中國古代最長的抒情詩。「離騷」兩字，歷來解說不一，引來甚多學術討論，簡言之，則為「遭逢憂難」之意，大抵不錯。

古人欣賞《離騷》，主要在「篤於抒情，纏綿悱惻」，這是屈原為中國文學建立的一種重要美學本質，需要留意。所謂「美在深情」，能抒情的先秦作品當然不止屈原之作，但屈原深情婉轉，寫來驚采絕艷，確立中國文學一種重要的

傳統。《離騷》主要表現作者對崇高理想的不捨追求，採用大量的神話傳說，想像成分極其濃厚，以誇張手法結合強烈的抒情風格，成為極具藝術特色的作品。列引開首一段，以見其特色：

紛吾既有此內美兮，又重之以修能。扈江離與辟芷兮，纫秋蘭以為佩。

汨余若將不及兮，恐年歲之不吾與。朝搴阰之木蘭兮，夕攬中洲之宿莽。

日月忽其不掩兮，春與秋其代序。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遲暮。

不撫壯而棄穢兮，何不改乎此度。乘騏驥以馳騁兮，來吾道夫先路！

屈原作品，表達一種強烈追求，唯恐不及的情感。這一段感歎惶恐於歲月匆匆流走，「日月忽掩」、「草木零落」、「美人遲暮」，都在說自己年華老去，無法建立功業的心情。除了流露強烈的抒情氣氛，也與傳統儒家思想「惴惴如履薄冰」、「立功不朽」等精神相通，所以歷來都受到傳統文人喜愛和接受，屈原也就成了愛國詩人的典型。

屈原作品，除了強烈的愛國精神，一般都帶着濃烈的感情，好用新奇誇張的想像和比擬，愛用美人芳草比喻君子賢臣，俗鳥臭草比喻小人奸佞，所謂「美在深情」，成為中

國文學浪漫主義的源頭，產生極強的藝術感染力。

除了《離騷》，屈原的其他作品都有崇高的藝術成就，其中包括《九章》、《九歌》和《天問》等。《九章》非一時一地之作，分別為《惜誦》、《涉江》、《哀郢》、《抽思》、《懷沙》、《思美人》、《惜往日》、《橘頌》、《悲回風》。「章」為篇章之意，所寫的多是兩次流放期間的生活和情感。因為形式、內容相近似，後人遂集以為組詩，大概到了劉向（公元前 77—公元前 6）編輯《楚辭》時，總題為《九章》。《九歌》是屈原所寫的楚地民間祭神歌，頗能反映楚地巫風，下筆充滿感情和想像，甚具特色。



散文

先秦散文分為說理和敘事兩大類別。「散文」一詞，是相對於韻文而言，在先秦時期，主要內容不外闡述政治倫理和記載歷史兩類。這時候王官失守，文化下移，貴族以外的平民百姓也有學習知識的機會，出現士的階層。文化上百家爭鳴，政治社會上卻充斥戰亂。這些都令說理散文變得蓬勃，亂世中，有識之士都希望提出經世治天下的政治哲學，內在又建立安身立命的生命哲學，於是出現了百家爭鳴的時代，令說理議論散文達到中國文化發展史上，後來再無法達到的巔峰。